紅樓復夢/0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回　桑奶媽失身遇鬼　陶姨娘弄玉生兒

下一回▶

說話珍珠等了一會，心中發煩，打諒著自家出去瞧瞧。剛到院子門口，瞧見入畫笑嘻嘻走進院來，手中拿著一面綠茸茸的琵琶，說道：「叫他們去找了來，上面盡是青苔，用水刷洗了半日，總洗不掉這綠顏色。」珍珠忙接了過來細看：制度精巧，軫亦完全，顏色蒼古，別有風致。心中大喜，趕著進了雲房，將琵琶供在桌上，焚起一爐好香，拜謝湘妃厚賜。惜春笑道：「這又是個什麼緣故？」珍珠道：「這琵琶乃王嬙故物。當年出雁門關時，將他沉之於海，為湘妃所得。日前在孫夫人處，蒙湘妃將這琵琶面賜，不期至今日始得到手。方才是拜謝湘妃，因此焚起一爐好香。」惜春聽說，將琵琶細看一遍，歎道：「真是一件絕妙古董。當年沉海之時，原不知尚有今日。物本無知，而遇合之期，早已定於千古。青塚有靈，當不能不望琵琶而三歎也。」珍珠點頭道：「就如我同你，日後也總有一個歸著。」惜春道：「你自然定有歸著。我已跳出假境，與流水浮雲相為始終，心如槁木，久不作紅樓春夢矣。」珍珠笑道：「數之所定，身不由主。即如我自大觀園分手之後，滄海桑田，變遷不一，又何曾想到今日與你相聚雲房，同衾共枕！

你雖此日跳出假境，但將來總要歸到真地。流水浮雲，終非了局。」惜春笑道：「果有真地，我當老於是鄉。只是浮生碌碌，何處逢真？」珍珠道：「數到其間，自有真境，我同你亦難以相強。」

惜春點頭正欲答言，聽見院子外銅環聲響，架上鸚哥遠聲相喚。入畫出去開門，見是李行雲同著一個二十來歲體面堂客走進院來，對入畫道：「這是我的親妹妹，要往鎮江去，路過這裡上來瞧我，領他進來見見觀主。」入畫道：「他姓什麼？「李行雲道：「他姓吳，妹夫叫吳順，是湖廣節度使松大人衙門裡的大總管。」入畫道：「原來是吳大奶奶，失敬了。」彼此在院子裡見過禮，對著吳大奶奶道：「我家觀主的脾氣，想你令姐也對你說過。他不拘見誰，總不為禮，還帶不喜同人說話。如今有他的姐姐來了，比他很和氣，諸事倒覺好些。你若進去相見，倒要謙虛些兒。」吳大奶奶道：「我因姐姐對我說觀主姐妹兩個長的很俊，我要瞧瞧，不知可比得上我家小姐，不然我也不去見他。」

入畫點頭，領著他們來到雲房門口，先生進去通報。惜春聽說，叫李行雲同了進來。珍珠同惜春坐在碧紗廚裡相對談心。

入畫領著他們走進雲房。珍珠見那堂客倒也大方端正，趕著同惜春站起身來。吳大奶奶一眼望去，見兩個美人站著相迎，差不多的身材，又是一般打扮，飄飄裊裊不亞蕊宮仙子。心中贊道：「好兩個美人，真與我家小姐不差上下。」趕著上前施禮，珍珠、惜春亦俱答拜。李行雲亦過來稽首。彼此坐下，珍珠問道：「聽說路過此間，特來探望令姐，手足相聚，自然亦要多住幾天。」吳大奶奶道：「因奉我家太太之命，往鎮江祝府去候著迎接大太太扶柩回來。聽說是九月初間起身，這二十左右可以望到。我也不敢多耽擱，等著回去時，再到這裡多住幾天，攪擾二位觀主。」珍珠笑道：「我非觀主，亦不過權且枝棲。此間乃令姐行雲之所，何言攪擾，今日相逢亦是三生之幸。我聽見你家彩芝小姐日常多病，不知近來可好些兒？」吳大奶奶道：「姑娘怎麼知道我家小姐名字，又知道多病，是誰說的？」珍珠笑道：「我同你小姐是個神交知己，他的一切景況我最知的詳細。只怕你們天天在他跟前，還摸不著他的脾氣。」吳大奶奶笑道：「姑娘既知道，請說一兩樣兒，看像我家小姐不像？」珍珠笑道：「你家小姐是張瓜子臉兒，高高的鼻樑，細細的一雙鳳目，盈盈秋水，遠望去就如兩點寒星，兩道春山，一點櫻口，發長三尺，光黑如漆，身材嫋娜，不瘦不肥，手細指長，金蓮一捻。生平最愛看書。又愛使個小性兒，稍不如心，就出眼淚。遇著不對勁兒的人，終日不出一言；就是那人去遠了，他還是不樂。房屋裡收拾的飛塵不入，所有他的琴棋書畫、筆墨紙硯，若不是他至得意的人總不敢亂動。窗前窗後起種修竹，又愛梅花。每日焚香對竹，一人靜坐。一個月三十日，倒有十五天要生氣、生病，藥不離口。你家老爺、太太愛如珍寶，將他藏之金屋。不要說爺們瞧不見他的一點影兒，就是奶奶們要見他一面也是難事。你們小姐

我說的像不像？」吳大奶奶不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真一絲兒也不錯，將我家小姐說的活在面前。真個姑娘怎麼比咱們還知的詳細，這一篇說話抵了我家小姐的一幅行樂圖。」惜春笑道：「你說的這個樣兒，很像我在那裡見過，倒很熟，只一時想不起來。」

吳大奶奶道：「觀主尊姓？俗家是幹什麼的？這個好模樣兒，為什麼好好的姐妹兩個都出了家？」珍珠笑道：「我們俗家住在天上，祖父都是神仙。我們做道士還是神仙的根兒。你且不必問咱們的家鄉姓氏，將來慢慢的自然知道。今日你們姐妹初會，且去敘談半日，等著你轉來時，我再說我們的緣故。」

李行雲道：「也罷，咱們去吃晚飯，休要在此絮煩觀主。」吳大奶奶站起身來謝了茶，同著姐姐出去。一路走著深贊：

「觀主姐妹兩個生的花容俊俏，舉止大方，不像個小戶人家閨女。不知為著什麼在此出家？」李行雲道：「我也聽說來頭大著呢，到底摸不著他的准底兒。且等你轉來，耽擱一半天，自然套得出根底。」說著，來到自家屋裡。徒弟袁可石已將晚飯備下，又將張流水邀來，同在一處暢飲一宵。第二日一早趕著上船，往鎮江而去。

原來松柱自三邊總制調了湖廣節度使，同著家眷到任以來，頗覺官清吏肅，歲稔民安。公子松壽幫著父親料理署中事務，井井有條；彩芝小姐又謹遵閨訓。兄妹兩個膝下承歡，松柱夫妻歡喜之至。這日接著祝筠的書子，知道柏夫人在京於八月半後開了五六天弔，滿朝文武俱親自上祭，十分熱鬧。朝廷又有恩賞典禮，並賜葬祭。都是這些門生故舊幫著料理，還有賈珍、賈蓉父子在外照應，裡面有珍大奶奶婆媳幫著芙蓉料理。因此柏夫人倒可省心，已於九月初二扶柩下船，初八開行，沿途俱有護送，大約十月底可以到家。松柱接著此書，同莊夫人商議道：「祝大姐姐已扶柩回南，這個月底可以到家，咱們須得差人前去迎接才是。」莊夫人道：「很該差人去接。依我的意見，家人同媳婦們各派兩個，到了鎮江見過老太太，就一路迎接上去。」松柱道：「既是這樣，趕著就辦起禮來。太太派定了人，明日後就叫他們起身。」莊夫人點頭，吩咐水仙將內外男女名冊取來酌派。

原來這水仙是莊夫人身邊最得用有體面的姑娘，也就同柏夫人身邊的芙蓉一樣，總管一切內外事務。松柱夫妻待這水仙就同女兒一樣。彩芝同水仙也最相得，凡一切飲食起居，總得水仙經理他才放心。這松府內外人等，誰也不敢得罪水仙姑娘。

彩芝身邊有兩個秀美得意姑娘，名叫仙雲、香露。他二人專管服侍彩芝，不管外事。

此刻，眾人聽說太太要派人去鎮江，去給親家大人上祭，人人都想這件美差。聽見叫水仙姑娘取家人名冊，就有簽押上吳順的媳婦趕著來見彩芝，要求個情兒，一直來到小姐住的雲濤書屋。剛走過一帶小迴廊，見彩芝穿著件松花色素洋縐，出自來風的灰鼠皮襖，下係著水紅綢的棉裙，手中拿著白汗巾，站在竹林邊看著幾個丫頭們在那裡洗竹子。吳家的走到面前叫道：「小姐又在這裡洗竹。」彩芝笑道：「今日天和氣暖，叫他們洗洗竹上的灰。」吳家笑道：「小姐這院裡真是一塵不染，那裡去找灰。這幾竿竹子叫小姐盤起了包漿，一枝一竿的，又綠又亮，真是一件活古董。」彩芝聽說，抿著嘴兒笑道：「你倒會說個話兒。」吳家的道：「我有件事，來求小姐在太太面前說個情兒。」彩芝道：「有件什麼事，要我說情？」吳家笑道：「沒有別的事，因太太要差人到鎮江上祭，男女各派二人。我父母墳墓也在鎮江，自從跟著太太、小姐由杭州就到這裡來，有好幾年也沒有到墳上燒張紙兒。今既有這差使，求小姐對太太說派了我去，順便到我爹媽墳上燒張紙，他們陰靈也感激小姐的恩典。」說著，掉下淚來。彩芝眼圈一紅道：「你念著父母，順便上墳，原該如此。這件事我可以為力，必派你去。」吳家的趕忙道謝，說道：「太太現在派人，請小姐就去。」彩芝點頭，命香露取件褂子來穿上。仙雲將手鏡遞過來，彩芝照了一照頭面，對著吳家的道：「你只管先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

吳家的答應著先走出去。

彩芝命仙雲跟著慢慢出了院子，走東邊迴廊，忽然想起一件心事，站住腳，沉吟了一會，揀直來到水仙屋裡。丫頭瞧見趕忙打起湘簾，一面到套屋裡去通知姑娘。此間是帳房重地，閒人都不敢混入，每日惟彩芝往來。內有套房兩間，是水仙住屋，收藏緊要物件。彩芝走到裡間，見水仙正換衣服，說道：

「早上甚涼，這會兒厚毛的又穿不住。」彩芝道：「本來這幾天和暖，小毛兒的也很是分兒。」水仙換了一件蘋果色寧綢羔兒皮襖，套上鵝黃綾子挽袖，吩咐丫頭給小姐倒茶，讓彩芝坐下，說道：「我換了衣服，正要送家人名冊上去，小姐來的湊巧，遲來一步，我又不在屋裡。」彩芝道：「我也為這件事來。方才吳嫂子在我那裡要求這個差使，我已滿應了他，正打諒著去見太太，因想起我不便提起，故此來見姐姐，要你你我說這情兒。」水仙笑道：「我知道小姐的意思，這件事只管放心，交在我身上，橫豎總派他去就是了。」彩芝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可以不用去見太太，你就拿著冊子上去罷，恐太太等著你呢，我且回去，晚上再見。」

水仙聽說，叫丫頭抱著冊子一同出了房來。彩芝帶著仙雲仍回香閣。水仙來到上房將冊子吳呈上。莊夫人前後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家人裡派蔣榮、韓桂，裡面的派顧家的、高家的，都還老成能乾。」水仙答應說道：「高家的現在身上不便。方才小姐的意思，要叫吳順的媳婦去。」莊夫人點頭道：「倒也使得。你去開了單子給老太爺瞧過，發到門上去。每人賞二十兩盤費，叫他們趕著收拾，明日就走。」水仙答應，趕著回到屋裡，開出單子送垂花門交簽押上呈老爺過目。一面備奠儀禮文、開單，交壽大爺寫書信。不一會，諸事妥當。松柱夫妻兩個過目，叫進蔣榮、韓桂當面吩咐，交了奠儀禮物。莊夫人又吩咐顧家、吳家些說話。

次日一早，四人坐上差船，直往鎮江而來。走了半月，這日到了儀徵。吳大奶奶想起有親姐姐，因姐夫李瓊將家私敗光，不知去向，貧難度日，就在清涼觀出家做道士。今日路過此間不能不去瞧瞧。將大船灣在江口，自家一人上來，見過惜春、珍珠之後，姐妹們敘談了一夜。次日一早開船放過江去，至晌午大錯，收入鎮江碼頭。

這幾天，祝府里正在兩邊收拾，甚為熱鬧。又兼押鹽船去的爺們都已回來，碼頭上挑銀包的腳夫不計其數。蔣榮們男女四個坐上轎子進城來到祝府。門上的周惠是向來好朋友，相見很為親熱，忙邀到門房裡。查本、槐蔭還有押船回來的廖升，都彼此相見。查本問了本意，吩咐打雜的到船上去起行李，將書子拿著去見老爺。顧大奶奶同吳大奶奶也在垂花門同周大奶奶們相敘寒溫。

此時，祝筠正在敬本堂的套房裡會客。查本拿著書子上去回道：「松親家老爺差了家人同媳婦們來迎接大老爺、大太太。」祝筠大喜，接過書子拆開從頭至尾細看一遍，叫來人進來。查本領著蔣榮、韓桂見了親家老爺磕頭請安，致意了主人的說話。

又壽哥兒請安問好。祝筠問了一會，吩咐：「且住兩天，等我派了人一同去接。」蔣榮們答應著出來。祝筠將書子遞給小子們送到垂花門，交玉哥去念給老太太聽。小子們趕著將書子送到垂花門去。

廖大奶奶早領著顧嫂子們見過桂夫人，又到介壽堂去了。

奠儀禮物已交到芳芷堂去。朱姨娘因未見書子，尚不敢登記，權且交彩菱收著，自家帶著丫頭綠波到介壽堂探聽消息。走出磚門，看見對面集瑞堂門口絡繹不絕的銀包擔

子，綠波道：「荊姨娘派在集瑞堂去兑收鹽課，倒不派咱們姨娘去。」朱姨娘道：「你聽見誰說派了荊姨娘？」綠波道：「剛才在怡安堂卷棚下，瞧見荊姨娘謝了老太太出來，剛走了過去，接著是仙鳳、秋雲兩個人意氣揚揚，漏著滿臉得意，一路說說笑笑，連人也瞧不見了。書帶姑娘站在台階上叫住他兩個，說道：『派了好差使，也犯不上眼睛就長在腦袋上！』仙鳳指著鼻子晃著腦袋笑道：『錯了大爺們，誰還巴結得上這差使。』叫書帶姑娘狠狠的雀薄了他們一頓。我聽著也很有氣，為什麼姨娘就趕不上他們？」朱姨娘笑道：「荊姨娘近來走的很紅，各人的運氣，我又不會像他們那樣的巴結。」

綠波正要回答，聽見背後有人問道：「像誰的巴結？」朱姨娘嚇了一跳，回過頭去看見是汝湘、九如同著幾個姑娘們一路笑著。九如問道：「你主僕兩個■■唧唧在這裡說誰呢？」朱姨娘紅暈桃腮笑道：「丫頭們絆嘴，誰去管他們的閒事。你們這會兒上來幹什麼？」汝湘笑道：「咱們也學著巴結。」九如見朱姨娘登時滿臉飛紅，因笑道：「咱們向來玩笑，千急別要認真。剛才只聽見』巴結』二字，餘下的話，一句也沒有聽。

咱們這汝丫頭，他向來聽見什麼就說什麼，總是我平日不會教訓，等著一會我回去撕下他的嘴來，繃一面小鼓兒，送你老人家去敲著玩兒。」惹的朱姨娘抿著嘴兒好笑。汝湘道：「我的嘴撕下來繃鼓，你的嘴撕下來又做什麼？」九如指道：「太太下來了，咱們不要混說。」

汝湘們望去，果然一大群人跟著桂夫人冉冉而來。朱姨娘同汝湘、九如站在一邊。桂夫人走到面前，將手中的一封書子遞與朱姨娘道：「松大老爺送的東西照單收了，等著他們去時老爺再寫回書，老太太還有東西寄去。」朱姨娘接著連聲答應，跟著桂夫人來到怡安堂站住，讓太太上了台階，後面的姑娘、奶奶們都站在一堆。廖大奶奶對來的顧嫂子們指道：「這位是朱姨娘，這兩位都是咱們大奶奶。」顧嫂子、吳嫂子趕著過來請安，致夫人、小姐的說話問好，並水仙姑娘亦叫請安致好。

汝湘們也回問了夫人、小姐的安，水仙姑娘好。

眾人正在說話，只見夢玉笑嘻嘻走了過來，說道：「你們準備著出差？」汝湘道：「誰要出差？」夢玉道：「剛才老太太說，一半天差咱們攏共攏兒一路去迎接老爺同咱們太太。」九如道：「不知派些誰去？」夢玉道：「橫豎去的人多著呢，想來總少不了你。」

江蘋指道：「你們瞧，周大奶奶走的忙忙的，不知又來回什麼要緊說話？」眾人回頭看他真個急急的走來，到了面前回道：「太太下來了嗎？」江蘋道：「剛才下來，江太太、竺太太、姑太太都在介壽堂同老太太看牌，三太太同咱們太太在介壽堂說了會子話，因要擺晚飯，這才散了下來。你又有什麼事來回？」周大奶奶道：「說也怪事，這會兒管墳的老盛來說，今兒早上瞧見桑奶子精赤條條的睡在義塚地上，衣服裙褲一堆兒放在旁邊，昏迷不省，像是中了邪祟的樣子。他們見是宅裡的人，將他抬了家去，拿著姜湯灌了一會，蘇了過來。叫他們將掛著預備上墳的紙錁燒了幾千，昏昏迷迷的睡著。挨到晌午，忽然咽了氣，死在他家。老盛著了急，趕著進來報信。這會兒老爺又不在家，說是到那裡去打馬弔。門上的叫進來請太太示下。」

眾人聽說十分驚異。海珠道：「這是他惡貫滿盈，昧良的報應。你上去回太太，看是怎麼吩咐。」周大奶奶點頭上去。

夢玉們彼此歎息一會，朱姨娘道：「看不出那個人是這樣結尾，真個報應的好快！」正說著，周大奶奶已回了下來，說道：

「太太吩咐的很是。竟叫老盛去縣裡報請相驗，將舍的棺木給他一口，就埋在義塚地上，省了日後是非。況且，桑進良串通拐逃，縣裡有案，這事更要去報。」汝湘道：「太太所見甚是。大奶奶快些去傳話，讓他們趕著去辦。」眾人道：「咱們也該散去，不多一會要請晚安了。」夢玉同著汝湘們一群散去。周大奶奶到了垂花門，照著太太吩咐傳了出去。老盛依著去縣裡報請相驗，料理掩埋。查本們私下照應完結。

看官的知道這桑奶子怎麼跑到義塚地上，死在老盛家裡？

待我慢慢說這緣故：原來桑進良拐了秀春去後，祝府知道立刻將他攆出，報官拿人，並無下落。桑奶子在縣中審過兩堂，取保收管。就在後門口，賃了一個在首飾樓上做買賣老張的一間屋子，同院居住。他原約定桑進良初頭在接引庵相見。那裡知道桑進良將他的東西騙了個乾盡，帶著秀春一溜煙早已離了鎮江。他還指望著到庵中去相會，誰知初頭上，庵里正為著周婉貞的事，祝府上男男女女每日擠滿的轎馬。桑奶子好容易等了幾日，衣服當光，支持不住，打聽周姑娘事情完結，這日央他們僱乘轎子，送到接引庵來。到了庵門，將轎錢付訖，一直走將進去。

這接引庵原是祝府裡的家庵，一年用度都靠著祝府過活。

因此祝府的大小事務，他庵裡聲息相通。當日桑奶子在祝府裡是第一紅人，他庵裡拜乾媽，認親家，往來親熱，逢年遇節還要送禮接待。到後來，桑奶子的紅氣退了，他們也就漸漸冷落。

到如今，聽見他做出沒臉事來，被祝府裡攆出在外，這些姑子見了桑樹影兒都是討嫌，何況見面。那不懂眼兒的桑奶子，還打諒像當年的親熱，下了轎子揀直往裡進去。來到大殿院子裡，看見當家姑子法昌在那裡瞧著徒弟們收拾錫器。桑奶子走到面前，叫道：「二師兄一向好啊！」法昌回過頭來瞧見是他，登時掉下臉下，說道：「咱們庵裡越發好了，敞著大門也沒有人管個閒事。不拘是人是鬼，往裡混走，明日叫宅裡太太們知道了，攏共攏兒一齊攆掉。」桑奶子笑道：「二師兄，我又不是外人，怎麼連我不叫進來？」法昌道：「你又是誰呢？這個進來，那個進來，明日不見了東西去向誰要？」桑奶子氣的滿臉飛紅，說道：「你瞧見我偷過誰的東西嗎？」法昌道：「誰管你做賊也好，養漢也好，橫豎我這裡不留做賊養漢的人。別叫宅裡知道了連我們也站不住。」一夕話說的桑奶子頓口無言，忍著氣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去見過老師父同我的乾女兒，再來同你講理。」說畢，往裡就走。法昌一把抓住，說道：「往那兒走？誰是你的乾女兒？你的乾女兒早被你拐了逃走掉，又來這兒混認親，快些替我離門離戶的去罷！」將他使勁的一推，桑奶子站腳不住，一跤栽倒，幸而跌在曬東西的棕簟上，倒沒有擦著那裡。他就勢的睡在地下，撒潑打滾的，一路又哭又罵。

此時驚動了合庵的姑子。看見是他，問了緣故，一齊動氣，也不由他分說，將他拖的拖拉的拉，七手八腳硬推出山門外去。

隨他睡在地下，趕著將山門關閉。

桑奶子睡在地下哭罵一會，並無一人理他。兼著此間是個僻靜處所，門前又無一人往來，坐在地下，定了一定神，看見簪子、花兒、耳挖都給他放在旁邊，趕著將頭髮挽好，插帶妥當。想起從前得意的時候，這些姑子們何等奉承，到這裡來是怎樣看承、熱鬧。今日到這地位，被他們攆出山門，勢利到這個分兒。我如今悔也無及。看那天已傍晚，只好掙進城去，再想別法。主意已定，站起身來，抖了一抖身上灰土，含著兩點眼淚，咳聲歎氣，低著頭順腳走去。可憐向來出進總是轎子，從來未曾走過，又不知進城方向，趁著太陽影兒，極力混走。

不覺日已西沉，寒煙四起，抬頭細看周圍盡是楓林落木，霜草孤墳，心中著急，不知是何處所。穿來串去，愈走愈僻，轉過一帶霜林，一望盡是亂葬崗子，鬼火磷磷，若隱若現。昏霧之中月色朦朦，不分南北。高低小徑，腳疼身疲。見路旁有一座墳堂，掙扎到石磴上，趕忙坐下，調換著手，將兩隻腳捻了又捻，心中又悲又氣。

坐了一會，聽見墳堂裡像有人說話，側耳細聽，聽見一人歎道：「霜風徹骨，屋坏牆坍，孤苦之情，令人難過。」一人答道：「你有子有孫，尚然如此，何況我同老八一身之外，別無長物，更覺淒涼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我倒沒有什麼過不去，愛到那裡逛逛就逛逛，遇著誰就吃誰。逍遙自在，誰也不敢惹我李八大爺。像莊老大，雖有兒有女，自家撒開手，老婆又去抱著別人睡覺。到這時候，誰給你一弔半弔的使！誰還惦著送碗飯來給你吃！」先前一個答道：「八兄弟說的很是。我那天回家，瞧見兒女凍餓的不像個樣兒，就像針紮了我的心肝，可憐乾自著急。只可恨我那女人心腸過狠，丟下兒女竟去嫁人，全不想當年的恩愛。」李老八笑道：「你真是個愚人。當年是你恩愛，所以他也恩愛。後來你撇了恩愛，因此他又去同別人恩愛。你的恩愛已了，他的恩愛到現在。」莊老大笑道：「我一肚的淒涼，叫你說的可笑。怎麼劉老五一聲兒也不言語？」劉老五道：「你們去說你們的，我各自各兒想我的心事。」李八道：「你有什麼心事？說出來，咱們哥兒兩個替你拿個主意。」劉五道：「前日咱們的一個街坊閻老太太，他說新來了一個堂客，有三十來歲，人也很俊，初來暴到的，無依無靠，叫我娶了他，彼此都有照應。他在夫家時，原是走門子做賣婆，帶著給奶奶、太太們攪攪臉，穿穿珠花，還帶著放個私帳。因為腳手兒去得，那些老爺、相公們都還同他走得上。他有個女兒賣給一位什麼大人做姨娘，倒很照應他。因他同人走了，有了身子，吃藥下胎，血崩來的。前日我同閻太太到他家去瞧瞧，果然人兒倒很去得，房子也好，衣服首飾也還體面。

他初到的那幾天，被南村的土地黃老爺瞧見，叫人來說親，要娶去做兩頭大。不知怎麼被土地奶奶知道了，大鬧饑荒，將黃老爺的鬍子拔了個精光，把個土地巾兒扯了個粉碎。黃老爺氣極，辭了土地不乾，要去出家。還虧咱們西村土地倪老爺同奶奶過去再三苦勸，這才拉倒。聽見說黃老爺的奶奶因動氣掙著了身子，昨日小產了一位相公。我想咱們家裡又沒有老婆，這件事很可辦得。只是一會兒那裡去張羅銀子？我正要合你們商量，我要請個分子，辦這件事。你們以為何如？」李八道：

「快些別請分子，白不中用。那天開南酒局何老大的兄弟要請分子做親，下了有二三百的帖子，包了酒席。誰知道這天只到了十來個人，還是白吃白嚼的。廚子同莊子上叮著眼子要錢，何老大哥兒兩個魂都急掉，親也沒有做成，倒將一個酒舖子收掉了，哥

兒兩個只剩了一件汗漉子，逃的不知去向。你想這分子都是惹得的？咱們沒有長個請分子的腦袋，再別混想請分子。

你既要辦這件事，我倒替你出個主意，眼前這個奶奶也是咱們會中人，不如叫他做個人情，倒是現成的。」莊大道：「我也想到這人身上，咱們這一冬都可過去。」劉五笑道：「全仗二位大力。」

卻說桑奶子從來沒有走過這些道兒，又兼著傷於悲苦，坐在石磴上力軟筋疲，兩隻小腳疼不可忍。正聽見這三個人說話，忽然寂無聲響。寒月滿身，只覺著冷風透骨。到此時萬念皆灰。

正欲起身，慢慢掙去，忽見三個人站在面前。朦月之下看不分明面目，只覺得週身寒毛直豎，不知不覺也就昏昏迷迷的問道：

「你們是誰？」李老八道：「我們是桑進良央來接你的，叫你快去。」桑奶子大喜，說道：「他在那裡？」莊大道：「就在面前不遠兒，咱們來扶著你走。」此時桑奶子運盡之人，被鬼迷住，隨他們在亂墳堆裡走了一會。看見路旁一處似有燈光，李老八道：「三姑娘想在家嗎，咱們進去打個鬧兒。」劉五道：「就在這裡也離他家不遠，橫豎叫老盛到這裡來就是了。」莊大笑道：「使得。」於是，走到一間小破屋子門口，叫道：「三姑娘在家嗎？」裡面一個堂客道：「剛才回來。」說著，開了門讓他們進去。

桑奶子見那堂客有二十來歲。粗眉大目，濃妝豔抹，笑嘻嘻的讓他們坐下。看他屋裡只有一張破炕，並無別的。牆上掛著盞燈，炕頭邊掛著幾吊錢，還有幾錠銀子，也用繩兒拴著掛在牆上。炕上還有些酒菜。劉五道：「三姑娘今日得彩，銀錢酒菜家裡堆著，真是穿不了吃不了。」三姑娘笑道：「那幾錠銀子，是十月初一祝府裡的年例賞的。這幾吊錢同這些酒菜，是前日玉大爺同奶奶們給周姑娘做好事分給我的。這幾天總也沒有空兒，在家留著請客。」李八道：「咱們邀了桑奶奶來，是個新客。借你的酒打伙兒熱鬧熱鬧。」三姑娘笑道：「桑奶奶一半天有了新房子，咱們還要吃他的東兒。今日先吃我的。」

莊大趕著將酒菜擺在中間，男女五人團團坐下。

桑奶子因動了半日氣，再兼勞乏，腹中正在饑渴之際，也不謙讓，同他們一路大吃。

李八道：「今日吃的有興，三姑娘唱個曲兒咱們聽聽，別冷淡了這個酒席。」三姑娘點頭應允。

即將手中筷子敲著酒杯低聲唱道：

春草萋萋，遊人踏遍花香地。轉眼迷離，荷露盤滴薰風裡。

高柳蟬鳴，清波魚戲，鵲橋渡後涼如水，金粟飄香，團圓月色真無幾。醉酒黃花，重陽去也，雁聲陣陣西風起。離別了一年，相思了四季。我在這裡多愁，你在那裡有趣。倒不如撒開了手，我干我的你干你的。省了我看著影兒乾淘氣。

三姑娘唱完，李老八連聲叫好，對著莊大道：「三姑娘是咱們的相好，今日讓給你。劉五又快作新郎，只有我無妻小，將桑大奶奶讓了我罷。」劉五道：「這倒公道，也是時候了。我讓你們各成好事，明日再見。」站起身來出門而去。桑奶子身不由己，被李八拉住成了好事，昏昏沉沉睡去。

誰知此處是祝府的義塚。次日一早，管墳的老盛聽見有人叫道：「老盛你快去，義塚上有人叫你，快去快去！」老盛出來一看，四面無人，心中疑惑，吩咐兒子帶上門，他一人匆匆走到義塚地上。見那破墳堆邊，睡著一個精赤條條的堂客，衣服裙褲放在一處。老盛嚇了一跳，過來看看像是著了邪祟。細認面貌，很像宅裡的桑奶奶。忙將衣物替他蓋上，飛跑回來叫了兒子同兩個土工，抬著一扇門板，到義塚上將桑奶子抬到家裡。命老婆替他穿了衣褲，又灌了好些姜湯。不一會蘇了過來，叫老盛趕著燒幾千銀錠，再燒些紙錢，供些酒飯。鬧了半日，至下午忽然西去了。將老盛一家急死，趕著到宅裡通信。得了太太的吩咐，放下心去辦事。

此時，祝府裡人人都知桑奶子的報應，惟書帶心中最為得意。剛走出院子門，遇著秋雲要往集瑞堂去。書帶道：「我正要去找婉春姐說話。」秋雲道：「這幾天婉春很得意。」書帶笑道：「他得他的意，與我無乾。」兩人一路說話，來到集瑞堂。走至上房，見陶姨娘靠著桌子，拿著一塊新白布擦玉子兒。

書帶道：「姨娘連日辛苦，也不歇歇兒，還做這些事。」陶姨娘聽說，回過頭來要回他說話，不覺掙了一下，失口叫道：

「哎喲！」不知為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